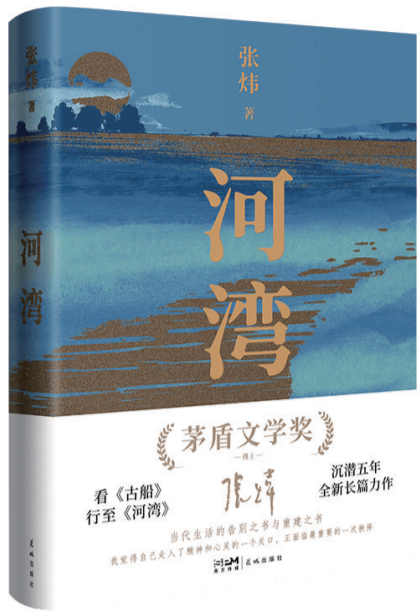


■ 聚焦

■ 百家品书

# 一部新时代的“怎么办？”

——读张炜长篇新作《河湾》 □张洪浩



《河湾》是一部探讨当下都市人物命运的书，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沉思录。小说以有关“异人”的讨论开篇，很快便切换到他的“隐婚”故事中。作为一名机关职员，傅亦衍长相俊美，有高学历，“正在副局长的路上”，是难得的“绩优股”；但奇怪的是他大龄未婚，因而被机关内外的人视为“异人”。他和洛珈十几年的“隐婚”历史无人知晓。这种奇特的婚姻关系，初衷是为了规避日常生活的消磨以及由此而来的厌倦。但很快，傅亦衍发现自己走入了一场苦恋：爱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洛珈手上，两人实际上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傅亦衍十几年如一日地恪守当年的盟誓，当他已“鬓现白丝”，洛珈却不曾衰老。爱情已经异化为一种奴役，它只是一方的契约，而另一方完全无视约定。漫长的等待中，傅亦衍意识到这种婚姻的欺骗性。当资本对傅亦衍和洛珈同时构成威胁时，一向强硬和瞧不起人的洛珈，也不得不与她厌恶的老同学——一个名叫德雷令的暴发户，有了合作和交易。其中的秘密让傅亦衍心生疑惧。在他心中，洛珈成了一个“手眼通天的人”。

在相爱双方渐行渐远的故事里，始终伴随的是傅亦衍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人物大都面目可疑，不少人有着“异人”的某些外部特征，却离本质上的“异人”相去甚远。以那些放射“雌力线”的女性为例，无论是慈祥温暖、与他关系较为融洽的女上司，还是那位老是纠缠他、想要研究他的女学究，也无论是时常挑逗他、试图与他玩暧昧的大龄女子圆圆，还是精于算计、不掩利己之心的年轻同事生生，身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病。她们似乎都有些怪异可笑，但走近了看，又会发现其内心有如“钟表的内脏”，齿轮互咬，精密复杂。女人如此，傅亦衍接触到的许多男人就更为不堪了：暴发户德雷令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恶棍；老科长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世者，庸俗下流；歌手诗人“小木澜”披头散发、摇头晃脑，但肚子里的墨水大为可疑……

在对纷乱人事的不断思考中，始终恪守朴素价值观的傅亦衍深刻感受到了内心的冲突。小说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狸金集团爆炸案发生后，在如何看待舆论中的无辜

者这个问题上，傅亦衍和洛珈产生了严重分歧。狸金集团在当地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爆炸案发生后，事故的真相成为热点话题。这时，企业内部的一个保洁员在微信群里说出了目睹的事实，却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傅亦衍发现网络“像一条漫长空泛、扁平浮浅的水体，芜杂浑沌，不断汇集的悬浮物呈放射状发散”，也意识到大众“恍若进入了一个集体扯淡的时期”。

而洛珈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她对正直个体的漠视让傅亦衍心生悲凉。他最看重的善良和正义感，在洛珈这里是欠缺的。更深的隔膜也在这一刻出现。最终，傅亦衍发现洛珈与那些网络暴民其实不无关系，意识到当年在高校校园的干草垛旁结识的那个纯美的姑娘已经不复存在，暗涌将

她整个地吞噬了。作为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异人”，洛珈的形象与张炜以往作品中的女性都有所不同。她深沉隐忍，一直显得神秘莫测。她有“苦难的家世和良好的教育，可这一切未必等同于良知”，曾经执拗地挖掘家族遭受残害、遭遇不公的历史，后来却把一切仇怨化为没有原则的冷酷，用以对抗世界。实际上，她已由一个抗恶者蜕变为一个作恶者。

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故事的最后，“正走在副局长的路上”的傅亦衍毅然辞职，接手朋友的河湾，安顿起自己的后半生。“人这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就就得拐弯”。这是主人公在已过中年时的一个“拐弯”，一个不可能回头的告别——与城市，与前半生的事业，与过往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与曾经的挚爱。

《河湾》是一部思索之书，一部抉择之书。它犹如一部新时代的“怎么办？”，展示了知识分子日益深重的迷茫和一部分人的觉醒与抉择。归根结底，小说讲的是一个关于厌倦的故事，面对精神空间被不断侵蚀，人的内心如何挣扎和反抗的故事。

# 《肝胆记》：于肝胆处见人性

□李蒙蒙

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少不了地域特色的描写，也不乏对文化冲击的思考。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文化怎样日新月异，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人。在历史的漩涡、文化的洪流中，个人显得微不足道，人性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下一览无余，有的随波逐流，有的逆流而上，有的不惜通过蹂躏别人的方式挣扎上岸。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向前的，礼法习俗、道德规范、法律准则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更改，人性却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古人诗歌中的喜怒哀乐，直到今天也仍与我们的情感共通。吕翼的《肝胆记》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在保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越过了文化冲突的桎梏，在彝民族和汉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笔触延伸至人的心灵，人性的天平上没有种族的区别，胸怀的狭窄与广阔、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并无两样。

《肝胆记》以三条线索烘托主题：乌铁与开杏从无爱到有爱，乌铁与胡笙的生死与共，乌铁与马老表的情深义重，无论哪一条线索都在彰显“肝胆相照”的民族血性。在中医里，肝和胆关系密切、荣辱与共，肝经和胆经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证各自运转正常，保证人体的健康。因此，越是在欲望面前、越是在危险之中，越能照见人心、考验良心。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双鞋开始的，开杏有一双会做鞋、做好鞋的巧手。在开杏看来，对于在外奔波的人来说，拥有一双好鞋是非常重要的，“穿上舒适的鞋，可以大步走路，可以开心干活。膝抬得高，步迈得大，说话的声音也干脆利落，人就会有底气”。也是因为这双好鞋，让走南闯北、常年流浪，从没感受过脚底温暖的彝家汉子乌铁动了心、痴了狂，连人带鞋地将汉族姑娘开杏带到了彝寨，致使开杏再也不能和心上人胡笙结婚。那双没完成的鞋子成了开杏、乌铁和胡笙心中永远的纠缠，成了开杏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不仅是因为鞋本身的意义，更是因为它象征对心上人永远的念想。而在乌铁看来，这双鞋不过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简直不值一提”，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好鞋的乌铁不过想穿这双被他看作“定情物”的鞋子而已，开杏却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卖力地阻止了乌铁。那双鞋在开杏看来无比重要，和乌铁心中的无足轻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大”与“小”的差异在二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都是渴望被爱的欲望、渴望占有的欲望驱使的结果，当欲望打破了人性的天平，就要用一生来赎罪。

自从和乌铁在一起后，开杏就没给过乌铁好脸色看，也从没有管过他的盐醋醋酸。乌铁为了补偿对开杏造成的伤害，尽最大努力满足开杏的一切需求，但仍然得不到开杏的一点温暖。“一生都让一个女人看不起，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于是有着彝族血性的乌铁决定走上战场，一方面出于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一方面也为了向开杏证明自己。乌铁与胡笙从势不两立，到为保卫祖国而



在战场上化敌为友，再到乌铁“母鸡护儿”般义无反顾地为胡笙挡住炮弹，他一步步为自己赎罪，也一步步软化了开杏的心，赢得了胡笙的尊重。开杏向乌铁敞开心扉，给予他的爱和关怀是一步步升华的。当开杏以为乌铁战死疆场，开杏决定要以彝人的传统请彝族的祭司为乌铁念经祈福，举行盛大的招魂仪式。这一转变写得自然而动人，写出了开杏作为一个女子的包容、忠诚、智慧、大度。当她把原本想嫁给胡笙的那双鞋子从火堆中拿出，转而作为信物给乌铁做鞋子，我们终于了解开杏是爱着乌铁的，他们之间的“仇恨”早就被日久陪伴所化解，开杏恐怕也是在那一刻终于明白乌铁才是她的爱人及亲人。开杏的这个转折显然有感人的力量，她在不知道乌铁还活着的情况下做出了选择，足见她的情感已经托付给了乌铁。

作者显然明白这种令人遗憾和心碎的痛苦。所以乌铁回来了，他也应该回来，只是他失去了双腿，再也无法穿上那双令他魂牵梦萦、象征着开杏的爱和原谅的鞋子了。虽然乌铁永远无法再穿上鞋子，但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他偿还了对开杏的亏欠，真正得到了开杏的拥抱，得到了开杏的爱和关怀。这样的处理方式令人感到心安，没有丢掉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和感人至深的情绪起伏，变成一个强行圆满的俗套故事。

那双鞋随着故事的进展也获得了双重意义：开杏放下执念，乌铁得偿所愿；鞋子见证了乌铁和开杏从冤家对头到相敬如宾，再到相濡以沫的情感升华。它不再只是一双普通的鞋子，而是情感的缠绵和精神的慰藉。这种升华到开杏为救乌铁而自愿付出时达到顶点，原以为重逢的胡笙和开杏会旧情复燃，全然不顾为此作出牺牲的乌铁，让人颇觉遗憾和气愤；可当乌铁被抓走时，开杏终于明白乌铁就是她的家，是她的一切。如此看来，作者倒也精心设置了一个反

# 《大湖消息》与『大水美学』

□刘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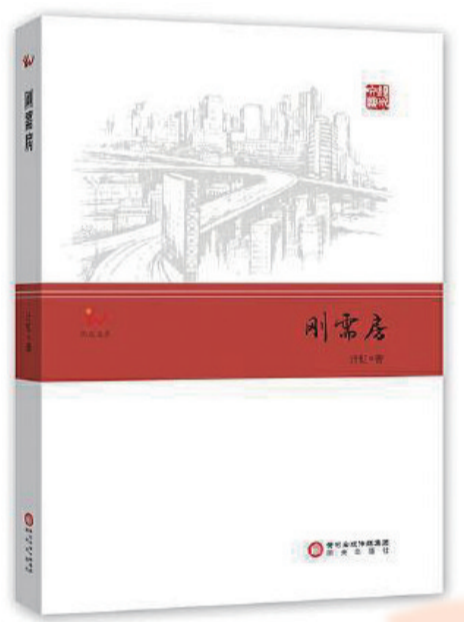
自然对人的接纳包容，在下篇愈演愈烈、愈演愈深。如下篇题名“唯水可以讲述”所提示的，这里是一些唯有大水才能倾听、诉说故事。如果说，上篇更多的是以纪实性的笔触正面展现大水的美和阔大，那么下篇则采取虚构手法和抒情笔调营造起人类之“殇”，当然更展现出大水接纳人类疼痛的无限温柔。下篇中的四个章节讲述了水边儿女不同的伤痛命运：来到湖区帮父亲割芦苇的少年某日被水吞没，一位被渔民救起、从此托身于此的女子失去了丈夫，曾经的猎鸟大王在禁猎后绝望自杀，在水中救起他人的英雄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儿子。我相信这些故事确有其事，不过显然的是，作者在这里以虚构笔法奉献了更多细腻的细节，以妥帖的笔触洞开了或生或死的当事人幽深的心灵奥秘。洞庭之水在关于人的命运的故事里看似缺席，却是以更深切、更隐秘的方式在场，幻化为叙述者深邃、悠远、动情的笔触，悲悯地将悲苦之人的魂魄去蔽昭显，用静谧流深的水流抚慰他们无穷的遗憾、忧伤。“大水美学”的另一面也包含了对世间人类悲苦命运的体恤。

“大水美学”的背后有着湖区人们别样的生命情境。“水走得很慢。我们也走得很慢。仿佛只有时间，在我和水之间疾驰。”在《大湖消息》的后记里，沈念写下这样的句子。湖区的人们的确走得不快，时代的节奏、刻度尽管在人湖关系的动态变迁之间留下痕迹，疾驰的时间却从未成为他们心头念兹在兹的所在。包括作者在内的湖区人更在乎的是与同由一汪水哺育成长的自然万物的休戚与共，是一方水土之上的相互拥抱与体谅，如此才有了美学的汇聚熔铸。我想，这未必不是仍生活在湖区的人们的巨大福气。

■ 三味斋

# 《刚需房》：价值理性的回归

□罗荏 冷海梅



近些年，宁夏作家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不在少数，其中全力掘进的，计虹可算一位。她的短篇小说集《刚需房》采用“白描”的表达方式，通过洗练明净的语言，主要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的形象和精神状态。虽然少不了叙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算计，呈现出普通人追求“短平快”的工具理性，但在这样欲望化书写的过程中，价值理性也随之浮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内心柔软的爱意与漫不经心的选择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看着是人间鸡零狗碎烟火，实则展现了城市空间中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则。

比如《老苟的狗事》这一篇，主人公老苟有位北漂的儿子，这造成了他和老伴的分离，隐晦地揭示出城市化带来的另一种“夫妻分离”的无奈现象；但作家并未一味以悲观的态度阐释这一现象，而是以一种幽默诙谐的叙写方式展开了一种苟且小狗“娜娜”的温情相处，以此消解独居老人的孤寂感，蔓延出一种扩散不去的情绪。再比如《刚需房》中，大学刚毕业留在上海的男女主人公林俊和阿芬，因意外怀孕不得不将结婚提上日程，阿芬家同意结婚的唯一要求就是上海有一套房子。于是，林家举全家之力购房——父母卖住房、爷爷奶奶掏出棺材本凑齐首付。作为城市的他者，作家从价值和情感层面对这一现象作了默然。未婚先孕的情侣得有房子才能尽快结婚，这样的矛盾与混乱是城市中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现状。普通人如何在社会的夹缝里寻求生存之道，成为作家关心的命题。《刚需房》中的林俊和阿芬在中彩票后，吃了顿西餐作为奖励，他们却觉得“眼前放的仿佛不是牛排，而是一摞摞钞票，是买房的首付款”。这种奇特的观感反映出买房对年轻人的压力之大。计虹将城市人对物质及欲望的困惑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体现了作家对于探索“人”与“城”关系的努力。这篇以“刚需房，是美梦的开始，又是什么的结束呢”作为结尾，是计虹对物化城市中人的欲望追求发出的叩问。

当然，在计虹的笔下，不再把物质、金钱等欲望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描述，而是将其渗透进日常生活中，试图寻找一种物化生活中温情的一面，一种和谐关系，并力图使欲望合乎情理。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并没有把城市作为欲望的旗帜或罪恶的渊数，而是想呈现出某种“存在即合理”的道德法则。

在《码头》里，小慕和小高对高档化妆品和貂皮大衣的追求，就是一种只考虑自己的纯粹工具

理性。小说最终以“她们穿上并没有增添多少的雍容华贵”结束，令人醒悟到精致的利己主义毫无意义。还有《折腾》里，李梅因为“爱折腾”导致离婚，同时欠了好朋友苏方四十多万的债，找不到价值追求的她最终发出了“活着，就得折腾，不然，怎么才能保证自己还活着呢”的感叹。实际上，在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驱动下，作家在肯定欲望合理的同时也在追问灵魂深处人的精神走向：在实用至上的工具理性背后，人的价值追求应在何方？

在计虹的笔下，城市是多元混杂的场域。由于欲望的驱使，人际关系、社会定位、价值观念都处在动荡变化之中，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高度。比如《子像流水》中的大龄男女杜穆伟和林晓芬，婚姻出现各种摩擦，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最终一起“跑向远方”；《浮世欢歌》中的“高子健”因忍受不了妻子肖梅的冷眼与“精神出轨”，最终杀害了肖梅；《如果疼痛可以开花》中，男主人公默默爱恋着已婚妇女芳芳，芳芳却因结婚多年无育无奈抚养着丈夫与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默默地践行“如果疼痛可以开花，就让它开成一朵罂粟花”；《长颈鹿躲雨失败》中，作为公务员的方舒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丈夫丁大力，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导致婚姻出现危机，有点像“下大雨了，一个长颈鹿在亭子下躲雨，可是长颈鹿脖子太长了，它只能把中间的身体放在亭子下面，它的头和屁股露在外面”，这种尴尬的“顾头顾不了尾”的中年处境更需要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